



2011到2013

持续发热+惊艳完结

人气作家Vivibear

出道以来最受肯定古言之一

楼兰绘梦

Vivibear 著

这一生所爱的人
这一世所恨的人
这一生所牵挂的人

（此三句为楼兰绘梦主题，这一世之爱是永恒的爱，这一世之恨是永恒之恨）

十万首印上市即断货
6年VIP精品之最
翻转结局出人意料
二十万粉丝痛哭失声

三千年的黄沙岁月，只为了证明我对你的爱
好想有一天，我们生死轮回，再不分开

一张神秘的羊皮卷，引发三千年的迷与梦
一滴深黑色的血，展开最凄美的楼兰传说



楼兰 绘梦_下

Vivibear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楼兰绘梦. 下/Vivibear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99-6070-8

I. ①楼… II. ①V…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8700号

书 名 楼兰绘梦·下

作 者 Vivibear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长沙)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孙 逊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78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070-8

定 价 2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I 逃跑 · 001

她默默地将匕首藏入了自己怀里，下定决心要从这里逃离。她绝对不是乖顺认命的人，她才不要死在这里，才不要就此结束人生。她要保全自己的这条命去长安见那个人，一定要。即使，她的生命是那么微不足道。这是她和他之间的约定。

II 野狼 · 017

在一袭匈奴传统长袍的衬托下，那年轻男子就像是一株迎风而立的胡杨般挺拔。他那双细长冷峻的灰蓝色眼睛，仿佛深冬的天空，透出淡淡的寒气，澄澈不染尘埃。眼角往上微挑时，散发出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威仪。线条优美的薄唇抿成了一条直线，带着残酷冷血的气息。当他伸手拂开额前飘扬的发丝时，就像是拨开了一片缭绕的轻云。

III 匈奴 · 028

而在这对父子的不远处，也有一对主仆幽怨地注视了他们许久。年纪稍长的女子姿容雍丽，服饰华美，头上装饰着用狼牙打磨后串起来的长链子，簪在鬓角的玳瑁在夕阳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贵气。

IV 礼物 · 033

她突然被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吵醒了。那罗蓦地坐起身来，发现绮丝也醒了，正一脸惊惧地看着自己。没过多久，就听到有什么重物碰到了她们的帐子上的声音。那罗心里一惊，下意识地去掀开了帐子，只见一个披头散发裹着毯子的年轻女子正摔倒在他们的帐前，裸露出的肩头沾染着点点血迹，如海藻般的黑色长发凌乱铺陈了一地。

V 险境 · 038

如美玉般无瑕的少女笑容明媚，浅茶色头发被湖水浸湿成一缕缕，垂挂在面颊旁，柔和的面部线条在阳光下美好得如梦如幻。那双琉璃色的眼睛更是清亮澄澈，如水晶般剔透的孔雀河，全身的水珠不停地滑落，恍若是月夜下莲花瓣上浸润的晶莹露珠。安归看着看着，忽然觉得像是一团小小的火钻入了自己的体内，灼烧着他的内心，飞扬起四溅的火花，充满窒息般的热量。

目录

VI 避祸 074

长安，此时是不是也在下雪呢？伊斯坦达他到底怎样了？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他也没有派人送来只言片语？他到底在长安过得好不好？伸手轻轻抚摩着从不离身的那颗孔雀石，那罗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念头，等来年开春时一定要找机会从这里逃跑，只要到了长安，就能再次见到她心心念念的那个人。来年冬天，在长安，看同一场雪。

VII 阙氏 091

听着听着，大阙氏的嘴角缓缓扬起，眼中闪过一丝凌厉的杀意：「巫师这里没有问题。再过一个月，王爷和二王子会去单于的王庭议事，趁那个时候再动手吧。」昔雅胸有成竹地抿了抿嘴：「请大阙氏放心就是，很快，那个小妖精就会在您面前消失。」

VIII 恶计 114

那罗被捆住双手蒙住双眼，在不能看不能动弹的状态下被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帐子里。随着那些人脚步声的远去，四周只剩下了令人窒息的安静。大阙氏不是正生病吗？怎么有精力搞出这么多事？可是，今天这一出又实在蹊跷，为什么早不抓，晚不抓，偏偏趁着左贤王和安归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到底这块雪豹皮犯了什么忌讳？

IX 轧刑 131

那罗的身体僵，每一根神经仿佛都紧绷起来。接着她感觉到自己的头发被他用手掬住，轻轻缠绕了几下又放了下来。这么近的距离，她几乎能听到他略微加快的呼吸声，感觉到他的睫毛轻轻拂过她的面颊，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奇异的光芒……明明知道这样继续下去很危险，明明想要挣扎看起来，可她的身体却犹如中了某种致命的魔咒，动弹不得。

X 长安 150

夕阳似胭脂，长安尽渲染。那纤小的女孩瑟缩在石阶的一角微闭着眼，时不时又睁开一下，似乎已是勉强支撑着。夕阳的余晖洒落在她的身上，为她染上了一层暖暖的光晕。尽管她的脸上满是尘埃，可他几乎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那罗，真的是你……」

目录

XI 打击 171

那罗像是没听见他的话，只是静静地望着那张令他魂牵梦萦的面孔。他比上次相见时的气色要好多了，栗色头发如汉人般束起，合体的汉服将他衬得如同那天边的月华星辉，真正是芙蓉难比的绝色姿容，眼底眉梢俱是温润迷人的折春风姿。只是，此刻那浅青色眸子只有相距千里的疏远冷寂，甚至还有一些不便流露出来的不耐。

XII 巧计 189

「我爱上你了，那罗。」他的神情是那么认真，让人无法怀疑他此刻所说的一切，「所以，我要把你留在身边，不会让任何人来伤害你。我——要定你了。」她整个人就像是被钉在了原地，呆呆地望着他，没有任何反应。她认为那不过是戏耍和捉弄而已，可是他对她说，我爱你。

XIII 新王 205

这个世上一定有人能感受到自己的那个人，一定有能和自己分享快乐悲伤，能让自己不再寂寞的那个人。我们不知道那个人会在何时出现，或许要等待很久，或许一辈子也等不到，但是当我们将彼此的那一刻，就再也不会寂寞了。他轻轻抬起她的下巴。「那罗，原来我想要的妻子就是你这样的人。我想我已经不用等下去了。」

XIV 美人 222

那罗定定地看着他，双目含着水雾，红唇微张，似是还没从刚才激烈的亲吻中回过神来。他收敛了怒意，声音因某种涌起的欲望而变得低沉，又像是在故意蛊惑着她：「那罗，告诉我，我是谁？」这声音令她无端地心头一落，视线中隐约浮现出那双冰绿色的眼睛，她的眼皮跳动了一下，终于说出了两个字：「安归……」

XV 遇刺 232

那罗正想移动身子，可偏偏就在她抬头的一刹那，看到流光眯起了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动作敏捷地拉弓搭箭。「嗖！」那支闪着银光的利箭竟然是冲着她而来。箭的来势太快，那罗知道已经躲无可躲，只得闭上了眼睛。「那罗！」安归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形一动，不顾一切地扑了上来。

目录

XVI

真相

241

曲池根本不能生育？那么说上次伊斯达是故意骗她的？那罗震惊之余，耳边仿佛又响起了米玛的声音：「陛下这招确实是既高明又狠毒。一个男人若是成了阉人，还如何能继承王位？」阉人……这个词如铁锤般重击着那罗的心脏，她就像是被人兜头浇了一桶冰水，以往的种种疑问和猜测终于找到了最有可能的解答。

XVII

滑胎

256

那如烈火般燃烧的愤怒，如同沙漠里汹涌的沙尘暴，一瞬间席卷并摧毁了她残存的理智。「我不会给你生孩子的。」在他的脚就要迈过门槛时，她幽幽地出声，「你说得对。我不在乎你，所以也不会在乎孩子。别说这次是意外，若是下次真的再被你侮辱怀上孩子，我也一定会亲手杀死他。」

XVIII

出逃

272

寂静无比的房间里，他们仿佛只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一样的频率。恍然之间，他蓦地朝着那个伤痕吻了下来，温柔地、柔和地，如绒羽吹拂般轻吻了下来，细细密密地辗转。每一次辗转都让她觉得伤口更痛，仿佛整颗心都连带着抽痛起来。

XIX

重逢

292

视线开始涣散，但他感到有灼热的液体掉落在脸上，那一定是她的眼泪。这一次，她的眼泪终于是为他而流。他多么想再拥抱着她一次，多么想再亲吻她一次，多么想和她一起拥有未来。可是死神已降临在他的上空，他就要失守诺言离她而去。他费力地举起手，想要拭去她的泪水：「那罗，这个世界上，我想要珍惜的人……只有你。你的心里，可否也有……我的位置……」

XX

香消

300

再艰苦再难走的人生之路，也会有到达终点的时候吧。这即将结束的一段残生，这上天送来的一份纠缠，终于能做个了断。花开花落，刹那凋零。缘起缘灭，一梦如斯。有情是空，无情也是空。

尾声

309



I



•

逃

跑

•

她默默地将匕首藏入了自己怀里，下定决心要从这里逃离。她绝对不是宿命论的人，她才不要死在这里，才不要就此结束人生。她要保全自己的这条命去长安见那个人，一定要。即使，她的生命是那么微不足道。这是她和世之间的约定。

残阳西落。

天空被映照得仿若一块晶莹的琥珀，玲珑剔透。浓淡参差的晚霞，在天边如繁花般次第盛开，弥漫于遥远的天幕，恍如流动着一层层旖旎流彩的华幔。

苍茫无际的大草原上，一队看起来疲惫不堪的人马正缓缓前行，嘚嘚的马蹄声和马车车轱辘所发出的嘎吱声在空旷的天地之间显得格外清晰，满载着几分萧瑟之意。这正是前往匈奴充当质子的楼兰二王子安归的车队，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他们距离匈奴的王庭是越来越近了。

夕阳的余晖从马车卷帘的缝隙穿过，将暖暖的浅金色洒落于坐在车内的少女身上。她无精打采地靠在一旁，浅茶色的长发因为没有及时打理而显得有些纷乱，犹如湖边垂柳般随意披散着。苍白憔悴的脸上有遮掩不住的倦意，可精致的眉目间偏偏漾着一种清水莲开的绝色风华。

安归打量了她几眼，目光有意无意地落在了她的手腕上，似是漫不经心开口道：“手上的伤势似乎好点了。”

她连眼皮都没有抬，脸上的表情只是一片茫然。

安归微微笑了笑，就像是一片花瓣飘落到宁静的水面上划开微澜点点：“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吗？那罗，你这个傻丫头，我怎么会舍得真的对你下重手呢？不过是吓吓那个人而已。”

傻丫头——这三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来充满了怜爱宠溺，却听得那罗蓦地打了个寒战。她绝对相信，那天伊斯达若是不让步，眼前的这个男人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挑断自己的手筋。

他最擅长的不就是利用其他人的弱点达到目的吗？

一想到和伊斯达从此相隔千里，再见亦不知是何时，那罗不禁心里一酸，更是对安归多了几分恨意和怨气。但她还是硬生生按捺住了这股怒气，没有在脸上表露出来，继续保持着之前的茫然发呆状。

“这样子的你看着还真是让人担心啊。”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她，居然屈起手指暧昧地轻弹了一下她的耳垂。若是换作以前，她必定会

反抗，但现在她只是身体略微一僵，并没有什么过度的反应。自从那天和伊斯达分离之后，她就再没有开口说过一个字。无论安归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她表现出的始终都是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就像是——对以后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希望。

安归见她还是不说话，倒也没有计较，伸手掀起了卷帘，吩咐着行在车旁的骑马男子：“凌，今晚就在这里歇脚吧。赶了一天路大家也累了。”

等侍卫们搭完帐篷准备好食物后，天色也已经暗了下来。空中繁星点点，光线似乎有点暗淡，衬得深蓝天幕中的一轮弯月更是皎洁如玉。

那罗像往常一样吃了些东西就回帐篷休息了。夜间和她同帐而眠的是一个叫做绮丝的随行女官。这次安归去匈奴也带了十几位宫里的女官，个个年轻貌美。这个举动自然也招惹了不少非议，有些臣子认为二王子去充当质子居然还不忘享受女色，比起大王子实在是太过分了。

那罗虽然厌恶安归，但对于这些非议也是并不以为然。她所了解的安归，从来就不是一个会沉迷女色的男人。他之所以这么做，一定有自己的用意和目的。

那罗走进帐篷时见到绮丝正半蹲在地上铺毯子，对方抬头冷冷地扫了她一眼就移开了目光，还捂住嘴咳嗽了几声。绮丝所睡的位置恰好挡住了帐口，这个位置漏风，到了半夜更是冷得要命，最易感染风寒。

“绮丝姐姐，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那罗的脸上露出了些许关切之色。

“你就别在这里假惺惺了。若不是二王子怕你逃跑让我看紧你，我又何必受这种罪。”绮丝没好气地答道。

“逃跑？”那罗的眼中流露出怯意，嗫嚅着小声道，“这里是茫茫草原，听说草原上还有好多吃人的狼呢。别说我根本没动过这个心

思，就算是真的逃走了，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姐姐你也知道，晚上我都不敢一个人出帐篷的……”

绮丝想到这几晚女孩就连要方便都硬拖着自己一起去，心里也觉得二王子有些多虑了。这女孩怎么看都是个胆小怯懦的家伙，而且还要跑早跑了，还用等到现在快到匈奴了才跑吗？她真不明白大王子喜欢这女孩什么，居然还那么冲动地追了过来，简直是匪夷所思。

“绮丝姐姐，今晚就让我和你换个位置睡吧，若是你真感染了风寒那就麻烦了。你看前几天那个生病的宫女就……”那罗似乎有些畏惧，说了一半就急急地收了声。

绮丝心里蓦地一惊。那罗口中的那个宫女离开楼兰后就染了病，前两日更是病情加重。二王子自然是觉得多了个累赘，就没有带那个宫女一起走，任由她在草原上自生自灭了。想到这里，绮丝心里不禁也感到有些害怕，犹豫了一下还是接受了那罗的提议。

没过多久，那罗见绮丝已放心睡去，嘴角边悄然扬起了一丝狡黠的笑意。

她的胆小怯懦，是为了让绮丝低估她的决心，从而放松对她的戒备。而她整日里摆出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无非也是为了让安归认为她已经放弃希望而已。

她所做的这一切，只为了一个目的——从这里逃离。

她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前途未卜生死未知，她甚至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但她从来不曾放弃心中尚存的一丝希望。如果她幸运地没有死在草原，如果她能有走出草原的那一天，那么她就一定会朝着长安的方向往前走。不停地往前走，直到追上那个人的脚步，直到再见到令她魂牵梦萦的笑容……

是那个人，给了她无限的勇气，和这份无所畏惧的决心。

那罗伸手探入怀中，摸到了藏在那里的一包干粮。那是她每天吃饭时省下的一点面饼，这面饼放上几十天都不会坏。至于这些面饼吃完之后怎么办，她暂时还没考虑到那么远。

再次确认绮丝睡着之后，那罗掀起了幔帐的一角，留意到周围没有人后才小心翼翼地钻出了帐篷，很快就躲到了一个隐蔽的角落。营帐之间有巡逻的侍卫来回走动，此刻他们正朝另一侧走去，正好留出了个空隙给她。趁着这个机会，那罗蹑手蹑脚地溜到了拴马的地方。偷了马再离开，这也是她早就计划好的。在这一片茫茫的草原里，光靠双脚可不知要走到何时，有匹马代步就会好多了。

那罗悄悄靠近了其中一匹棕色的马，准备上前解开它的缰绳趁着夜色逃走。眼看着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下顺利进行时，她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个鬼魅般的声音：“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个声音对那罗来说无异于魔音贯耳，她吓了一跳，解缰绳的手顿时僵在了半空中，心里又惊又惧，一时定定地站在原地不知该作何反应。

“睡不着出来看风景吗？还是白吃白喝了这么多天不好意思，专门半夜起来喂马当补偿？”对方的口吻明显带了几分促狭之意。

那罗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心思转动下已然有了主意。转过身时她又换上了那副茫然的表情，睡眼惺忪地望着面前的二王子。

银色的月光映照一地清霜，在安归的脸上投下了朦朦胧胧的阴影。唯有他嘴角的那抹笑容，犹如微微绽开在枝头的花苞，幽幽地吐露芳姿，美得令人心惊胆战。

“我……我只是有些内急。今晚没有绮丝陪我去那里，所以不小心……走错了地方。”她知道这个借口有些牵强，但眼下也实在没有更好的理由了。

“原来是这样。”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朝着某个方向一指，“夜深露重，小心感染风寒。你别在外面待久了，快些去吧。”

他的关切之语那罗当然不会信以为真，但她有点不敢相信可以自己这么轻松过关。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她不得不暂时中断了逃跑的计划，方便完毕后就回转了身。

刚走到自己的帐前，那罗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原本正在熟睡的绮丝被几个侍卫从帐中拖了出来，头发散乱满面泪痕，样子狼狈至极。她一见到那罗就尖声喊叫起来：“那罗，你为什么要逃跑？！你花言巧语哄着我，就是为了逃跑吗？！你这回可害死我了！”

那罗还来不及回应，就见凌侍卫手持尖刀走到了绮丝面前。她心下惊慌，连忙帮绮丝辩解道：“凌大人，这是怎么回事？我根本没有逃跑啊！我刚才只是去方便而已。这不过是个误会。”

绮丝听到她的话，顿时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忙低低哀求凌侍卫：“凌大人，你也听见了，她没有逃跑，她没有逃跑！我不该受责罚的对不对？”

凌侍卫冷冷地看着她，不发一言扬起了尖刀，对准她的手腕就干脆地划了下去。绮丝一声惨叫，只见一道银光飞快闪过，她的左手就软绵绵地垂了下来，接下来殷红的鲜血才急速从伤口处涌了出来。她的脸色变得惨白，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罗，嘴里只重复着一句话：“那罗你害死我了……那罗你害死我了……”

那罗紧咬着嘴唇，纤小的牙齿在嘴唇上留下了一排深深的印痕。尽管她对绮丝并无好感，但对方是因为她才受此责罚，她的良心难免过意不去。

“二王子要你看好那罗，半夜你怎能让她一个人出去？这次只是挑断你左手手筋以儆效尤。若是再不安分，”凌侍卫的目光落到了那罗的身上，似是另有所指，又像是在警告她，“下次可不会这么仁慈了。”

那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分明就是安归让人警告她，如果下次她再敢逃跑的话，不但身边的人会遭殃，她自己的下场更是不会好到哪里去。她还以为他真的会这么轻易放过她，没想到他却将这份责罚转嫁到了旁人身上，用一种更加恶毒的方式来威胁她、折磨她。原来他还是一直防着她吗？即使她花费了那么多心思，在他的眼里却还是那么不堪一击。

整整一晚，绮丝一直痛得不停地呻吟，翻来覆去难以成眠。那罗

在一旁自然也无法入睡，内心纠结不已，虽有心想要对她表示歉意，却又不知该怎么开口。

长夜漫漫到天明。

第二天并不是个好天气。草原的天空布满了阴霾，铅灰色的云层晦暗而沉重，低低压的一大片，仿佛随时都会倾压下来。有几缕像是被扯碎的棉絮般的浮云在天边缓缓流动，天地之间弥漫着阴郁压抑的气氛。

那罗懒洋洋地靠在马车里，继续保持着自己发呆的状态。逃跑不成还连累了无辜，她的情绪本来已经够低落了，偏偏还要继续和那个二王子共处一车，一抬头就能看到那张令人恼火的脸，这无疑让她觉得心情更加糟糕了。

“昨晚没睡好吗？脸色好像很差呢。”安归轻轻弯了弯嘴角，“以后可别一个人半夜出去了，不然像昨晚那样迷路可是会让人担心的。不过你放心，若是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一定会好好惩罚那些没有看管好你的人。”

昨晚能睡好才怪呢！那罗看到他那副假惺惺的样子就来气，忍不住开口道：“好了好了，我答应你，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有第二次，也请你放过绮丝吧。”

安归不置可否地挑了挑眉：“其实你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开始倒也蒙蔽了我，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她迫切想知道自己是在哪里露出了马脚。

他的嘴边漾出了一丝讥笑：“只不过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实在不该吃那么多。”

那罗顿时就没了声音。为了保存自己的体力加上囤粮，她每餐确实都吃得不少，没想到这就是最大的破绽。她实在是太疏忽了……

安归看到她纠结不已的表情不觉又笑了笑，侧过了脸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当他的目光落在了远处的一些小黑点上时，脸色突然微微一变。只见那些小黑点很快就连成了一线，似乎是一片黑沉沉的影子

开始靠近。而与此同时，那接踵而来的马蹄声也是越来越响亮，气势迫人，仿佛就连脚下的土地也被震得抖动起来，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都随之瑟瑟颤抖。

安归刚撩起了一半卷帘想看个究竟，只听嗖的一声，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卷帘。要不是卷帘起到了缓冲作用，这支箭多半会射到他的身上。紧接着，周围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中箭声和惊叫声。

“二王子！我们遇袭了！请您待在车里先不要出来！”凌侍卫大声喊着，急切地护在了马车前。而其余侍从护卫也纷纷拔剑，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那罗被刚才那一箭吓得惊魂未定，听凌侍卫这么一说更是心里直打鼓。安归微微蹙起了眉，脸上倒并无惊慌之色。他这次是去匈奴充当质子，所以随行的侍卫并不算多，和对方的人数比起来，显然是落于下风。

那队人马倏忽间已经旋风般直逼眼前，将二王子的车队团团围了起来。为首的那个蒙面男子看起来像是他们的首领，紧握弯刀，眼神沉静。琥珀一样澄澈透明的眼睛，却又带着某种神秘低调的感觉。

“将所有的财物和女人留下！不然你们一个也活不了！”首领旁边的黑肤色男人厉声高喝，挥舞着手中的弯刀做威胁状。

那罗心里暗叫不好。以前她是听说过草原上偶有流寇出没，但具有这样规模和气势的实属罕见。而且一般那些流寇也只会打劫来往的商人车队，从来不敢打官家车队的主意。二王子的车队看起来明显就不是商旅，这些劫匪还真是吃了豹子胆。

凌侍卫冷笑一声，斥道：“你们这些贼匪好大的狗胆，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的车队！你可知这是……”

“老子才不管这是谁的车队！”那黑肤色男人一口打断了他的话，策马逼近了几步，将手中的弯刀对准了他，吼道，“还有，马车上的人也给老子下来！”

眼见此人如此嚣张，同时又担心车内主人的安全，凌侍卫心下也没有多思虑，抽出了佩刀就迎面砍了过去，想要来个先下手为强。

对方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立刻敏捷地抵住了他的进攻。只听叮的一声响，两把弯刀重重地撞在了一起，一时火花四溅。这一下子两人都使了足力，巨大的冲击力量令两人胯下的马匹也收不住势倒退了好几步。

两队人马在片刻的沉寂后很快就混战成了一团，双方的身影不停晃动着，刀剑敲击鞍背的声响，兵器刺入身体内的沉闷声，弓箭射到车盖上的钝响，吼叫声，高呼声……之前还是一片安宁静谧的草原上顿时就上演了一场腥风血雨。

尽管二王子所带的侍卫个个英勇善战，但好虎难敌群狼，由于人数不多，过了一阵子他们就渐渐落于下风。围在马车四周的侍卫好几个被砍下了马，原本几乎密不透风的守护“屏障”很快就出现了突破口。

凌侍卫将那黑肤色男人暂时逼退之后，迅速回撤到了马车旁，低呼道：“二王子！照这情形下去太危险了！我看您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他的话音刚落，又有几支羽箭嗖地从天而降，扎入了马车的车盖上。

马车外混战一片，坐在车内的安归却依然镇定自若。听了凌侍卫的话之后他点了点头，一弯腰探出了身子，敏捷无比地跳下了车，又迅速地跃上了马背，在几位侍卫的掩护下趁着混乱准备从另一个方向强行突围。在离开前，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望了一眼还留在车内的那罗。

“二王子，那这个女孩……”凌侍卫留意到主人眼中一闪而过的犹豫和迟疑，虽然怀疑可能是自己看错了，但还是试探着问了一句。

“我们走。”安归已经收回了自己的目光，淡淡地答道，“接下来是生是死就看她自己的命了。”

那罗的心里蓦地一凉。其实这话从二王子口中说出来并不意外，本来嘛，这个时候带上她无疑就是带了个累赘。再说自始至终她在他